

# 若干唐代西突厥史料献疑

陈 涛

内容提要：法国汉学家沙畹曾对西突厥史料中的一些错误有所考订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再对若干唐代西突厥史料进行考辨。

关键词：唐代 西突厥 沙畹

中图分类号：K207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2—4743（2011）03—0097—04

我国古代史籍中保留丰富的有关西突厥的文献记载，法国汉学家沙畹在1903年出版了《西突厥史料》一书，沙畹先生在书中对西突厥史料中的一些错误有所考订，冯承钧先生翻译此书时又加以改错补漏，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。笔者在参考《西突厥史料》一书的基础上，拟再对若干唐代西突厥史料进行考辨，希冀有助于学界对西突厥历史的研究。

1. 《旧唐书·突厥传下》：“处罗可汗，隋炀帝大业中与其弟阙达设及特勤大柰入朝。仍从炀帝征高丽，赐号为曷萨那可汗。遇江都之乱，从宇文化及至河北。化及败，归长安，高祖为之降榻，引与同坐，封归义郡王。献大珠于高祖，高祖劳之曰：‘珠信为宝，朕所重者赤心，珠无所用。’竟不受之。”<sup>①</sup>

2. 《新唐书·突厥传下》：“达头之奔，泥利亦败，及死，其子达漫立，是为泥橛处罗可汗，政苛察多忌。大业中，从炀帝征高丽，赐号曷萨那可汗，妻以宗女，留其弟阙达度设畜牧于会宁郡，即自称阙可汗。江都乱，曷萨那从宇文化及至黎阳，遁归长安，高祖降榻与共坐，封归义王，以大珠献帝，帝不受，曰：‘朕所重者王之赤心，是无用也。’”<sup>②</sup>

3.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六《唐纪二》：武德元年（618年）十二月“癸酉，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来降。”<sup>③</sup>“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为归义王，曷娑那献大珠，上曰：‘珠诚至宝；然朕宝王赤心，珠无所用。’竟还之。”<sup>④</sup>

4. 《唐会要》卷九四《西突厥》：“武德元年八月，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为归义王。曷娑那献大珠，帝曰：‘珠诚至宝，然朕宝王赤心，珠无所用之。’竟还之。”<sup>⑤</sup>

5. 《册府元龟》卷一六八《帝王部·却贡献》：“（武德）二年，曷娑那可汗献大珠，帝曰：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四下《突厥传下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5180页。

② 《新唐书》卷二一五下《突厥传下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，第6056页。

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六《唐纪二》“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十二月”条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，第5826页。

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六《唐纪二》“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十二月”条，第5829页。

⑤ 《唐会要》卷九四《西突厥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2006页。

‘珠信为宝，朕所宝者赤心耳，何用珠为?’竟不受。”<sup>①</sup>

6.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六四《外臣部·封册二》：武德元年“十二月，突厥曷萨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来降，封为归义王。”<sup>②</sup>

7.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〇《外臣部·朝贡三》：武德二年“四月，曷沙那可汗献大珠。”<sup>③</sup>

8. 《玉海》卷一五三《朝贡·唐西突厥内属》：“传曷萨那遁归长安，武德元年十二月，封归义王，以大珠献帝，不受。”<sup>④</sup>

上述诸种史料中，关于唐朝册封曷萨那可汗为“归义郡王”还是“归义王”，何时册封，以及曷萨那可汗献大珠于唐高祖的时间，记载不一。究竟孰是孰非，笔者今略加辨正。

其一，关于唐初册封曷萨那可汗一事，上述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唐会要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玉海》等史籍中皆载封其为“归义王”，仅有《旧唐书》中称“归义郡王”。不过，通过勾稽其他史籍，我们仍可发现一些信息，能够判定唐初册封曷萨那可汗实为“归义郡王”。

据唐代成书的《通典》记载“处罗可汗……化及败，大唐已革命，归京师，封归义郡王。”<sup>⑤</sup>从《通典》所述来看，唐初册封曷萨那可汗确为“归义郡王”。此外，《通志》<sup>⑥</sup>和《文献通考》<sup>⑦</sup>中也记载为“归义郡王”。另据唐初对突厥其他首领阿史那思摩、突利可汗、阿史那苏尼失等人的册封“和顺郡王（怀化郡王）”、“北平郡王”、“怀德郡王”来看，唐初册封曷萨那可汗当为“归义郡王”，可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唐会要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玉海》等史籍中所载“归义王”实有误。

其二，关于曷萨那可汗在宇文化及战败后归降唐朝，被封为“归义郡王”一事，前述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玉海》等史籍皆作“武德元年十二月”，唯有《唐会要》作“武德元年八月”。沙畹先生在《西突厥史料》中依据《通鉴纲目》考订，认为“其事在六一八年十一月之间”<sup>⑧</sup>。另据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四《外臣部·褒异一》记载：武德元年“十二月，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来降，帝为之兴，引升御坐，赐以酒食。”<sup>⑨</sup>结合《通鉴纲目》和《册府元龟》等记载，笔者推断唐初册封曷萨那可汗为“归义郡王”应在“武德元年十二月”，《唐会要》中所载时间实有误。

其三，关于曷萨那可汗献大珠于唐高祖一事，前述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玉海》等史籍皆作“武德元年十二月”，《唐会要》作“武德元年八月”，《册府元龟》作“武德二年四月”。不过，如前所述，《唐会要》中“武德元年八月”实为“武德元年十二月”之误。另据两《唐书·突厥

① 《册府元龟》卷一六八《帝王部·却贡献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2024页。

②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六四《外臣部·封册二》，第11337页。

③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〇《外臣部·朝贡三》，第11396页。

④ 《玉海》卷一五三《朝贡·唐西突厥内属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，1987年，第2801页。

⑤ 《通典》卷一九九《边防十五·北狄六·突厥下》，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5454页。

⑥ 《通志》卷二〇〇《四夷传第七·北国下·西突厥》云“处罗至长安，炀帝留不遣。后从征高丽，赐号为曷萨那可汗，赏赐甚厚。……遇江都之乱，从宇文化及至河北。化及败，唐已革命，归于京师，封归义郡王。”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第3213页。

⑦ 《文献通考》卷三四四《四裔考二十一》云“处罗可汗，隋炀帝大业中，与特勒大奈入朝，从征高丽。遇江都之乱，从宇文化及至河北。唐初归京师，封归义郡王。”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2695页。

⑧ [法]沙畹著；冯承钧译《西突厥史料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27页注一。

⑨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四《外臣部·褒异一》，第11441页。

传下》所载来看，曷萨那可汗归降唐朝、接受册封、献大珠于唐高祖几事似都在同一年里，故可知，其事当在“武德元年十二月”。因此，《册府元龟》所载时间确有误。

9. 《唐会要》卷九四《西突厥》：武德二年“八月，西突厥、高昌各遣使入贡”<sup>①</sup>。关于武德二年西突厥及高昌各遣使入贡一事，《旧唐书》记载：武德二年七月，“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”<sup>②</sup>。另据《册府元龟》<sup>③</sup>和《资治通鉴》<sup>④</sup>的记载，也均作“七月”。因此，《唐会要》中的记载当有误。

10. 《唐会要》卷九四《西突厥》：“（永徽）六年（655年）五月，屯卫大将军程知节将兵讨沙钵罗，不克。”<sup>⑤</sup>，《程知节碑》记载，永徽六年，“授（程知节）左卫大将军”<sup>⑥</sup>。《旧唐书·程知节传》记载“永徽六年，迁左卫大将军。”<sup>⑦</sup>从中可知，碑文与传记所述相符。又《旧唐书·苏定方传》云：永徽中，苏定方从“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，为前军总管”<sup>⑧</sup>。由此可以明确，永徽六年，程知节实为“左卫大将军”。因此，《唐会要》中的记载有误。

11. 《新唐书》卷二一五下《突厥下》：“永徽四年（653年），罢瑶池都督府，即处月置金满州，又遣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，率诸将进讨。是岁，咄陆可汗死，其子真珠叶护请讨贺鲁自效，为贺鲁所拒，不得前。明年，知节击歌逻禄、处月，斩千级，收马万计。”<sup>⑨</sup>据《程知节碑》记载，永徽六年，“授（程知节）左卫大将军”，“于时，柳室之酋，潜规背诞……诏公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。”<sup>⑩</sup>另据《旧唐书·高宗纪上》记载，永徽六年夏五月癸未，命“程知节等五将军帅师出葱山道以讨贺鲁”<sup>⑪</sup>，《新唐书·高宗纪》亦载，永徽六年五月癸未，“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，以伐贺鲁”<sup>⑫</sup>，从中可知，碑文与两《唐书·高宗纪》所述相符。因此，命程知节为“葱山道行军大总管”，时在永徽六年，且当时程知节实为“左卫大将军”。

据《通典》卷一九九《边防十五·北狄六·突厥下》<sup>⑬</sup>和《旧唐书·突厥下》<sup>⑭</sup>中记载：“（永徽）四年，咄陆可汗死，其子真珠叶护与五弩失毕请击贺鲁，破其牙帐，斩首千余级。”故上述《新唐书》中所载“是岁，咄陆可汗死”，当是“永徽四年”事。

《旧唐书·高宗纪上》记载，显庆元年（656年）八月，“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

① 《唐会要》卷九四《西突厥》，第2006页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《高祖纪》，第9页。

③ 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〇《外臣部·朝贡三》云，武德二年四月“始毕可汗，七月，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，九月，吐谷浑，十月，靺鞨酋帅突地稽，遣使朝贡”，第11396页。

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七《唐纪三》云，武德二年（619年）七月“乙酉，西突厥统叶护可汗、高昌王麹伯雅各遣使入贡”，第5859页。

⑤ 《唐会要》卷九四《西突厥》，第2008页。

⑥ 吴钢主编《全唐文补遗》第1辑，三秦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23页。

⑦ 《旧唐书》卷六八《程知节传》，第2504页。

⑧ 《旧唐书》卷八三《苏定方传》，第2777页。

⑨ 《新唐书》卷二一五下《突厥下》，第6062页。

⑩ 吴钢主编《全唐文补遗》第1辑，第23页。

⑪ 《旧唐书》卷四《高宗纪上》，第74页。

⑫ 《新唐书》卷三《高宗纪》，第56页。

⑬ 《通典》卷一九九《边防十五·北狄六·突厥下》，第5459页。

⑭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四下《突厥传下》，第5186～5187页。

逻祿获刺颌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，获驼马牛羊万计。”《新唐书·高宗纪》亦载此事。由此当知，上述《新唐书》中所载“明年，知节击歌逻祿、处月，斩千级，收马万计”，应为“显庆元年”事。沙畹先生在《西突厥史料》中也已经考订，认为“其事实在六五六年”。

由此观之，《新唐书》中此条所载几事，除时间、官职有误外，顺序排列亦明显错误，可订正为“永徽四年，罢瑶池都督府，即处月置金满州。是岁，咄陆可汗死，其子真珠叶护请讨贺鲁自效，为贺鲁所拒，不得前。永徽六年，又遣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，率诸将进讨。明年，知节击歌逻祿、处月，斩千级，收马万计。”

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)

责任编辑：陈霞 责任校对：李文博

## 《巴尔蒂斯坦（小西藏）的历史与文化》出版

巴尔蒂斯坦位于巴基斯坦的北部，与我国新疆毗邻。这一地区历史上与我国关系密切，曾以“大勃律”、“巴勒提”等名出现于我国史书中，当地人称这里为“巴尔蒂域”（Baltiyul）即“巴尔蒂人之地”，“巴尔蒂斯坦”（Baltistan）是这一名称的波斯文译名。这里自古从地理、政治、宗教、语言和种族上都与西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，因此莫卧儿统治者和印度的历史学家都称此地为小西藏。

作为“环喜马拉雅文丛第1册”，《巴尔蒂斯坦（小西藏）的历史与文化》一书2011年5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，此书是陆水林先生翻译的乌尔都文《巴尔蒂斯坦史》和《巴尔蒂斯坦的文明与文化》两部学术著作的合辑本。两书的作者都是巴尔蒂斯坦人。1984年穆罕默德·尤素夫·侯赛因阿巴迪出版了《巴尔蒂斯坦一瞥》，此书是第一部由当地学者著述的介绍巴尔蒂斯坦地理、历史、文化的作品，作者继续深入研究后对该书内容进行了增补，2003年出版了《巴尔蒂斯坦史》。此书的汉译由“地理概况”、“古代史”、“中世纪的巴尔蒂斯坦”、“巴尔蒂斯坦王国的终结”、“1948年的独立战争”、“独立之后”、“文化遗产”和“附录1古道”、“附录2参考书目”组成。《巴尔蒂斯坦的文明与文化》的作者是穆罕默德·哈桑·哈斯拉特，该书1995年出版于拉瓦尔品第，汉译内容由“前言”、“种族与社会”、“宗教与民俗”、“人生礼仪民俗”、“节日民俗及其他”和两个附录——巴尔蒂语中的若干名词、巴尔蒂斯坦历史年表构成。

《巴尔蒂斯坦（小西藏）的历史与文化》一书除了两部乌尔都文学学术著作的汉译内容外，还收录了译者的一篇译文《巴尔蒂斯坦地区流行之〈格萨尔〉传说概况》和两篇论文《关于巴尔蒂斯坦的名称》、《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（小西藏）与清朝关系初探》。另外，此书的前言为译者阅读有关巴尔蒂斯坦材料所写的笔记。这些内容体现了我国学者对巴尔蒂斯坦地区的研究水平，收录于此可以引导和帮助读者阅读这本著作。